

● 电影文学剧本 ●



AO XIANG MING LIU

小巷名流

● 梁沪生 罗华俊 著 ● 中国电影出版社

小巷名流

● 电影文学剧本

● 梁沪生 罗华俊 著

● 中国电影出版社

● 一九八七 北京

内 容 说 明

剧本以漫画式的夸张手法，写出了川西某小镇上几个独具性格的小人物在那扭曲了的时代所经历的种种可笑而又可悲的遭遇。充分地揭示了极左路线对人们身心的摧残。剧中司马二哥那清高甚至带有穷酸之气的儒生性格：机智又常表现为爱耍小聪明的言行举止，一方面增添了作品中讽刺喜剧的意味，同时也可以说是近年来创造的知识分子形象中的又一个典型。

这是一出悲喜剧。人物命运的悲剧并没有因为“四人帮”的倒台而马上结束：喜剧的成分中含有极为辛辣的讽刺意味，发人深思。

责任编辑：朱 珠

封面设计：孙 飞

小巷名流

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 出 版

宏伟胶印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3 插页：2 字数：59000

1987年10月第1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书号：10061·539 / ISBN 7-106-00008-6 / I·0002

定价：0.95 元

县城汽车站前

中午时分，身着崭新西装却脚登青贡呢圆口布鞋的司马二哥停立在站前三岔路口上。

他焦灼地向着公路尽头引颈眺望，不时抬手看看手腕上的电子表。

初夏阳光下，他忍不住松开领带透透风，随手又撩起领带擦拭额上的汗水。他见有熟人走来，又急忙将领带塞进西装，摆出一副矜持的面孔。

他的熟人诧异地打量着他：“二哥，你这是……？”

司马二哥郑重其事地：“接人。”

“有贵客？”

司马二哥得意又神秘地一笑：“‘鲁班的锯子——不错（锉）’省上来的责任编辑。”他把“责任”二字说得格外突出。

“责任编辑？”

“我写的小说要发表了！”

“发表？”那人似乎不知“发表”为何物。

司马二哥自豪地：“就是说，要上书了！”

那人不由肃然起敬：“哦！”

司马二哥煞有介事地叮嘱：“哎，别给我到处乱吹！这事只有你一个人晓得，啊？”

那人连连点头。

公路上出现了一辆满载旅客的长途汽车。司马二哥忙甩下那人，迎了上去。

喇叭声中又出现了紧紧相随的第二辆，第三辆。

三辆车同时在各自的车站前停下。旅客们几乎同时从三辆车上涌下。

司马二哥茫然环顾，只见三辆车头上分别标有：

——省运司“成都——峨山”；

——县运司“峨山——成都”；

——专业户联运司“成都——峨山”。

他刷地从衣兜里拿出一张折叠的方方正正的白色道林纸展开，迅速地选中一块可以兼顾三辆客车旅客视线的位置，双手将字牌高擎过顶，象摇头电扇般地左右来回自转……

字牌上，工工整整地写着：“当代作家高风老师。”

旅客们纷纷投来好奇的目光。几个衣着时髦的男女青年发出嗤笑。

司马二哥依然一本正经地平视前方，继续着他那平稳的匀速运动。

又一熟人走来：“司马代表，你在干啥？”

司马二哥侧过头，一口气地：“接人。省上来的大编辑。我的小说要上书了。”说罢匆匆便走，又忽然回过头来，“哎，别给我到处乱吹呀！我可是只跟你一个人说过……”

待他转过身子，面前已经站着一个身材不高，面容和善，背有些伛偻，斯斯文文，身穿深灰色中山装，架一副金边深度近视眼镜的老同志。

“您是？”尽管已猜出来者身份，司马二哥仍彬彬有礼地问。

那人微笑地指指字牌上的名字。

司马二哥“哦”了一声，麻利地将字牌一收，束紧领带，热情地拉住高风的手猛摇：“您就是高风老师呀！失敬，失敬！我就是司马寿仙，人称司马二哥……我写的小说里面的司马二哥其实就是我司马寿仙自己。不是我‘对着镜子作揖——自己恭维自己’，我是县人民代表，个体劳动者协会常务理事，说起来，也算个不大不小的名流……”

这连珠炮似的话，使高风一时插不上嘴，只好报以有礼貌地微笑。同时急忙从手提包里取出助听器戴上。

县城街道

司马二哥引着高风走过，一面指手划脚地向高风说着什么。

街道两旁，利用原有旧铺面改造而成的“公司”、“商行”鳞次栉比，挂着“亚太”、“环球”之类的牌号。商店里的商品，看似五颜六色，琳琅满目，但都未免“千店一面”，家家都堆放着大同小异的家用电器，日用百货……

新开业的商店前，鞭炮炸开纷飞的纸花……

收录机竞赛般地用最大的音量放着流行音乐，使街道上弥漫着杂乱的交响乐……

古井巷口

司马二哥和高风停下来。

巷口一根水泥电杆，上面一块木牌，红字标着：“文君公园由此去！”

这条小巷，狭狭的、长长的，绝无宏伟可言，也谈不上幽雅。虽然只有少许家用水泥，砖头改建了门面，大多数还是穿木结构房屋，但形形色色的极富川西特色的风味小食堂和衣着时髦的来往游人，使这条古老的小巷，充满了勃勃生机。

透过小巷看过去，巷尾有一段高高的砖墙。砖墙粉刷一新，墙头探出高大葱郁的树枝。

司马二哥：“高老师，您看，是先到我家坐坐，还是先到县委招待所？我家就在这条小巷里。”

高风：“哦？那么，这就是你小说中的古井巷罗？”

司马二哥：“是，是。高老师好眼力，一眼就……”

高风：“也就是说，牛三、卓寡妇你们三家，就住在这里？”

司马二哥：“是，是。”

高风若有所思地摇摇头：“依我看，这儿并不象你小说中写的那样破破烂烂嘛。”他指着巷口的一根水泥电杆：“就说这根电杆……”

司马二哥急忙辩解：“不不，当初可不是这

个样子啊……”

过去的古井巷

初春。晨光朦胧。

巷口稍稍倾斜地竖着一根长年风雨剥蚀的木电杆，上面钉有一根楔子般的铁钉子，周围凝着斑斑血污。

正对着电杆的巷口第一家，是间破破烂烂的铺面房子。

镜头从半掩着的门板里挤进去，借着屋外透进的光亮，可以看见，空荡荡的屋子里蛛网尘封……

镜头移进里屋，墙角是一堆乱干谷草。草堆旁边胡乱地躺着两只汗渍油污的木板拖鞋和几只七倒八歪的酒瓶。

鼾声停止了。一双浑浊的眼睛在草堆里眨巴了几下。牛三猛地从草堆里钻了出来。

他揉了揉眼睛，抖抖身上的草屑，拣起件旧棉衣裹住赤裸的上身，伸手拿起一只空酒瓶摇了摇，又拿起另一只酒瓶，咕噜噜喝上一大口，一抹嘴唇，然后从另一个墙角拣起把屠宰用的尖刀。他刚走出里屋，又返了回来。

一双邋遢的赤足伸进那双木拖板鞋里。

半掩着的门板被“吱呀”一声拉开。

挟着尖刀的牛三跨出了自己的房门，两手还在用麻绳扎着身上那件没有纽扣的油亮亮的棉衣。

这是一个五短身材、厚嘴唇、二十六七岁的壮小伙子。屋外刺目的光亮使他不由揉了揉双

眼。他把门顺手一带，“叭哒叭哒”地走上了街。

街口小食店

一个伙计揭开门前灶上的蒸笼盖，热腾腾的蒸汽弥漫着。

“叭哒叭哒”的声音由远而近。牛三走了过来。

小伙计抬起头：“哟，牛三，这么早，又要上狗市啊？”

牛三走拢来，眼睛只顾瞪着蒸笼里的馒头：“狗日的，这馒头越蒸越个小子了！”

他将一张仿佛是油里浸过的钞票往案上一拍：“来五个！”

小伙计一边拿钱一边小声地：“牛三，你那女人跑了，未必你就算了么？”

牛三眼睛一瞪：“不算了咋的？未必我还把人家给杀了？”

小伙计讪笑道：“没有老婆的日子，难过吧？”

牛三脸上掠过一丝眷念，随即嘴硬地：“老子一个人还安逸些！”

伙计饶舌地：“算了，你别嘴硬。本本份份一个婆娘，可惜了。不会跑回河南去吧？”

牛三：“你娃娃嘴臭！”

他扬起手中的尖刀，伙计吓得连忙后退几步。

牛三的尖刀插向蒸笼，一下将两个馒头插在刀尖上，又顺手抓起两个，胡乱地啃着。

忽然，他的目光被什么吸引住了：

一个乡下人牵着条狗从巷口经过。被绳子拴着的狗，倒也显得肥实。

牛三眯着眼看着，嘴里停止了咀嚼。

巷口横街

乡下人牵着狗走着。

牛三兀然挡住去路，口里还在狼吞虎咽：“上狗市的？”

乡下人一惊：“嗯，……上狗市……”

牛三一把夺过他手中的绳子，蛮横地：“这狗，我要了！”

狗盯着牛三手中寒光闪闪的尖刀，竟然畏缩得发起抖来。

乡下人慌忙来夺绳子：“不，不……这狗是不杀的！”

牛三眼珠子一瞪，猛地把尖刀往乡下人手中一塞，将棉衣一敞，露出裸露的胸膛直往前凑：“那你把我杀了！”

老实巴交的乡下人惊慌失措地退缩着。

牛三又一把夺回刀子：“你不敢杀我，我就要杀它！干脆点说，多少钱？”

乡下人呐呐地：“十、十八块……”

牛三得胜般地咧嘴一笑，伸手从怀里抓出一大把油污钞票，点了点：“拿着，二十块！”

三五个看热闹的人，先是有些反感，后又赞许地点头。

时正中年的司马二哥，梳着一丝不苟的分分头，穿件把人显得十分老气的对门襟衣服，手里捏把陶瓷小茶壶，冷眼旁观一阵，摇摇头，对旁边一个人说：

“真不枉自是个牛三，比东京城里的泼皮牛二还会耍无赖！”

牛三闻言回头，司马二哥已经踱着悠闲的步子，跨进了古井巷。

牛三冲他的背影啐了一口。

古井巷内

天已放亮，古井巷开始热闹起来。

赶早市的生意人摆开了各式各样的地摊子：

小独凳上放了个竹编圆簸簸的；

两条长凳间搭了扇门板的；

地上铺蓆席或塑料布的……

——上面大都摆放着破旧什物，间或也有卖瓜子、花生，烤红苕的小贩。

摊前是形形色色或愁眉或木然的过往行人；

摊后是眼巴巴盼望顾客光顾的小贩——有男有女，有老有少。

一个戴顶半新旧军帽的乡下中年人正在小摊前埋头看货，三五个县城小青年一把抓过他的军帽，风一般地飞跑而去。小青年的奔跑和乡下人的呼喊，在小巷内引起了好一阵骚动……

似乎对这一切司空见惯的司马二哥，稳稳地捧着小瓷壶，在乱哄哄的人群中不紧不慢地走着。

卓家店铺内外

一面古色古香的雕花穿衣镜被擦拭着。

透亮的镜面上映出卓春娟风韵犹存的脸庞。她穿着一件半新旧中式缎面紧身袄，更衬出她丰满而匀称的身段。

有人在店铺前停下步来。卓寡妇转身，满脸堆笑地迎上前去：

“大哥，买衣服？你看，我们这里，货色齐全，价钱便宜，你算找对地方了……”

她的话绝非夸张。在古井巷，这里确实是别具一格的：

除了街檐上的这面穿衣镜，铺面内横贯着几排铅丝，上面吊满了衣架。衣架上各式各样贴着标价笺条的破旧衣服，但都缝补浆洗得平平展展，干干净净，五颜六色的犹如万国旗。

被卓寡妇拉着不放的是个年轻的农村小伙子。他不知所措地望着店铺内那琳琅满目的衣服，显得很腼腆。

里屋有人用轻松愉快的调子哼着川戏。虽是旧戏唱词，与时代不甚合拍，但声音却极为甜润：

“奴不是鬼怪，请君听从来……”

卓寡妇叫了声：“香女！”

应声走出一个十四五岁的小姑娘，显得俏俏而机灵：“妈，干啥？”

卓寡妇拽着那个年轻人的胳膊：“香女，把那件衣服取下来给这位大哥试一试。对，就是那件

真资格的军便服！”

小姑娘答应着，迅速地用衣杆将那件有六七成新的却熨得颇为挺括的军便服取到母亲的面前。

卓寡妇不由分说，亲自给小伙子笼在身上，然后把他拉至穿衣镜前。

镜子里的小伙子，怯生生，扭扭怩怩的；

镜子里的卓寡妇，表情夸张地上下左右打量着，满脸赞叹之色；

镜子深处，还有围上来看热闹的各式各样的脸。依稀还有司马二哥的身影。

卓寡妇忽然把手掌“叭”一声合在胸前，伶牙俐齿地：“哎哟，大哥哟，你好神气啊！走到街上，那些女娃娃不多看你几眼才有鬼呐，不信，叫大家说一说……”

围观的人们凑趣地附和着，起哄着……

人堆外的司马二哥鄙夷地哼了一声，转身便走。

古井巷内

司马二哥走着。在他身边晃过的，还是摆破旧什物的地摊子，间或也有用烘笼烤玉米馍馍卖的小贩。

紧跟在后面的两个人的说话声，引起了他的注意。

“哦，她就是卓春娟？听说她男人是上吊死的？”

“对，就是她。”

司马二哥不由回头瞟了一眼。

身后是一高一矮的中年人和年轻人，象是知识分子的样儿。

那中年的见有人回头看他们，忙向年轻的丢了个眼色，那意思是谨防祸从口出。

年轻人会意，看了司马二哥一眼，却不怎么在乎，继续说：“听说有人考证过的，这卓寡妇，还是卓文君的后代……”

司马二哥猛地停住了脚步，转过身来，正好挡住了两个人的去路。

司马二哥盯着年轻的：“如来佛讲经——胡（佛）说！你说这卓寡妇是卓文君之后，请问，有何真凭实据？”

年轻人一愣：“请问，这跟你有什么相干？”

司马二哥：“相干大着呢！你说她是卓文君之后，就是侮辱了我的祖先人！”

中年人谦恭地：“同志，你……”

司马二哥：“敝姓司马，人称司马二哥。乃西汉司马相如之后，有金丹簿为证。可是，就凭她卓寡妇……也配称名人之后？”

年轻人愕然，半晌，才蹦出三个字来：“神经病！”

他拉着中年人欲走，司马二哥紧跟不舍。

年轻人恼怒不已，索性站住，一跺脚：“想辩论吗？”

司马二哥：“辩论就辩论。走，十字口！”

年轻人厉声地：“谁同你辩论这个？我问你现

在是什么时候？你还敢宣扬封资修！”

司马二哥一愣，顿时不知所措。形势急转直下。

年轻人步步紧逼：“司马相如何许人？两千年前的封建文人兼流氓！你是何许人？封建阶级的孝子贤孙！”

司马二哥张口结舌，直冒虚汗：“我……”

这时，从他们走过的一家铺面里跑出一个少年来，对司马二哥喊：“爸，有人找你！”

司马二哥如逢大赦，应了一声，对年轻人说：“我……我有事。咱们……后会有期。”

说完，匆匆往自己家的铺面走去。

那两人相视，忍不住“扑嗤”一笑。

司马二哥的铺面

门前，一块长牌赫然七个大字——司马工艺美术社。

屋内三堵墙壁上挂满了花圈、挽联。花圈中央是清一色斗大的“奠”字，两边黄纸飘带上的挽词大都是“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之类。

店堂里唯一那张旧藤椅上，坐着一个着全身无帽徽领章的草绿色军服、五短身材、四十岁左右的中年人，口里叼着香烟，手里玩耍般地拆装着十支二十响手枪。

司马二哥随儿子走进铺面。

玩枪的人身体挪也不挪一下，只把眼皮一翻：

“认得我不?”

司马二哥忙不迭地陪笑道：“何……何‘勤务’，何司令嘛！找我有何公干？”

何矮子：“买个花圈，再找你写几个字。”

司马二哥指指正中那个花圈，殷勤地：“好说，好说，就拿这个去好了，挽联也是现成的。”

何矮子看了看花圈，眉头一皱：“花圈还将就，对子不行。”

司马二哥不解地：“这好啊，‘为有牺牲多壮志……’”。

何矮子打断他：“什么牺牲不牺牲的，是我老婆死了。”

司马二哥惶悚地：“哎哟，得罪，得罪，我还以为是你哪位兄弟文攻武卫……好，好，换一幅，换一幅……小仙，准备纸墨！”

两幅黄纸条铺在案上，小仙往一只粗瓷大碗里倒入墨汁。

司马二哥提笔，细心地理着毛毫。

有个脖子上用粗草绳带吊支冲锋枪的“眨巴眼”出现在店铺前，对何矮子招呼：“老何！”

何矮子连忙迎出店外，迫不及待地往卓寡妇店铺那边啾啾嘴：“怎么样？”

眨巴眼：“我已经托人找她说过了……”

司马二哥抬眼朝他们望望，突然发现眨巴眼手扶在扳机上的冲锋枪口正巧对着自己，顿时吓得脸色煞白，忙一闪身跳开。

何矮子急切地：“她干不干？”

眨巴眼表现出夸张的愤怒，嘴巴都扭歪了：
“咳，这婊子……说是今生不再嫁人。”

何矮子恼怒地：“她，她妈的……”

两人说着，凑巧枪口又指向了司马二哥。司马二哥连忙又闪身跳开，忐忑不安地紧盯住眨巴眼。

何矮子转过脸来，看见司马二哥的神气，立时眉头一皱。

司马二哥忙讨好地：“何，何司令，你看写点什么好？”

何矮子不耐烦地：“随你的便。中午我派人来取！”

说罢，把放在旧藤椅上的手枪往腰间一插，转身欲走。

司马二哥愣愣地看着何矮子揣枪，忽然抢步上前：“何司令，你，你们什么时候还搞文攻武卫？”

何矮子眼皮一翻：“你问这干什么？”

眨巴眼：“想刺探军事秘密啊？”

司马二哥：“不，不……我是想早些作好准备，到时候……”他指指墙上的花圈，“好寄托我们的哀思……”

眨巴眼：“那好，到时候你就送来吧。”

司马二哥：“嘿嘿，那头……”他用手比划着数钱的动作。

何矮子不耐烦地：“咦，司马寿仙，哪回没把钱给你数够呀？”